



小说的艺术

The Art of Fiction

亨利·詹姆斯文论选

[美] 亨利·詹姆斯著
朱雯 乔泌 朱乃长等译

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说的艺术

The Art of Fiction

亨利·詹姆斯文论选

[美] 亨利·詹姆斯著

朱雯 乔 泌 朱乃长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美)詹姆斯
(James, H.)著;朱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10

ISBN 7-5327-2460-3

I.小… II.①詹…②朱… III.小说-文学研究-
美国 IV.1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634 号

小说的艺术

[美]亨利·詹姆斯 著

朱 雯 乔 彬 朱乃长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6 字数 265,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460-3/I·1439

定价: 17.70 元



亨利·詹姆斯 (1843 — 1916)

目 录

第一部:小说论

小说的艺术·····	朱乃长译	王晓岳校(3)
小说的未来·····	李学炯译	朱乃长校(32)

第二部:小说家论

伊凡·屠格涅夫·····	刘文荣、戴耘译	智量校(49)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李金波译	朱乃长校(88)
居斯塔夫·福楼拜·····	林刚白译	朱乃长校(121)
乔治·桑·····	洪丕柱译	朱乃长校(164)
乔治·艾略特·····	焦晓晓译	王晓岳校(200)
居伊·德·莫泊桑·····	乔似译	朱乃长校(226)

第三部:小说自序

《罗德里克·赫德森》序言·····	朱柏良译	金德明校(261)
《一位女士的画像》序言·····	项星耀译	朱雯校(279)
《鸽翼》序言·····	徐栋良译	金德明校(297)
《使节》序言·····	徐栋良译	金德明校(317)
《金碗》序言·····	朱柏良译	金德明校(340)

第一部

小说论

小说的艺术^①

若不是瓦尔特·皮赞特先生^②新近用这个题目发表了那本有趣的小册子,我从而似乎为我的大胆鲁莽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借口的话,我是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安在这些简短的评论上的,因为对这样的一个题目进行充分的探讨会使我们把话说得很长,而我的这些评论则必然会缺乏任何完整性。皮赞特先生在英国科学研究所里发表的那个演讲^③——它是他那本小册子的原始的形式——似乎表明,许多人对小说的写作艺术感兴趣,而且对于那些从事小说艺术实践的人可能想在这方面说的那些话,也并非漠不关心。所以我唯恐失去这个有利的机缘,想在皮赞特先生必然业已引起的注意的庇荫下面,插进几句话去。他已经把他的关于讲故事的奥秘的见解整理成文,予以发表,这件事里面就有着一些十分令人鼓舞的东西。

这是生命力和好奇心的一个佐证——小说界同仁的好奇心,以及他们的读者的好奇心。仅在不久以前,还可能有人这么假定:英国小说并非法国人称之为 *discutable*^④ 的东西。它并不那么神态俨然,表现出它的背后有着一种理论、一种信念和一种以自我意识作为后盾的派头——表现出它是一种艺术信念的具体体现,表现出它是选择和比较的结果。我并不说它必然就因此而有所逊色。要宣称狄更斯和萨克雷(譬如说吧)所认为的

那种小说的形式有着什么尚欠完善的瑕疵,那我可没有这样大的胆量。然而,它是 naïf^⑤(如果我不妨再次借用一个法语单词来帮助我表达我的意思的话);而且很明显,如果由于它失去了 naïvete^⑥而注定要在某些方面遭到损失的话,那么它现在也知道如何得到相应的利益。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时期里,普遍存在着一种惬意而随和的感觉,认为一部小说就是一部小说而已,正如一个布丁就是一个布丁一样,而我们和它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无非就是把它吞下肚去而已。但是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最近一二年来,又出现了活泼生动的局面即将恢复的迹象——讨论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开始了。艺术靠讨论,靠实验,靠好奇心,靠尝试的多样化,靠意见的交流和观点的比较而得以存在;有一种臆断认为:无人在艺术方面有着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对于它的实践和偏爱也提不出什么理由来的那些时代,尽管它们也许是成就辉煌的时代,却不是什么发展的时代——甚至可能是有点停滞的时代。对于任何一种艺术的成功应用都是一种可喜的景象,然而理论也是有趣的;而且,虽然有许多理论未经应用,但我猜想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成功不曾有过一个潜在的信念作为其核心的。讨论、建议、系统的讲述——当它们出自坦率和真诚的时候,都是富于成果的。皮赞特先生已经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因为他不仅谈了他个人认为小说应该怎么写,而且也谈了他认为它应该如何发表;因为他对这门

① 本文最初发表于1884年9月出版的《朗文杂志》(*Longman's Magazine*),1888年收入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文集《一组不完整的画像》(*Partial Portraits*)里。

② 瓦尔特·皮赞特(Walter Besant, 1836—1901),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

③ 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the Royal Institution),1799年创设,以促进民众科学知识为宗旨。瓦尔特·皮赞特于1884年4月25日在该会发表了这个演讲。

④ 法语:可争议的,众说纷纭的。

⑤ 法语:朴素的、纯朴的。

⑥ 法语:朴素、纯朴。

“艺术”的见解在一个附录里继续予以阐述,其中也包含着这方面的意见。在这一个领域里工作的别的其他人无疑会继续这场讨论,他们会用自己的经验对它加以阐明,而结果必然会使我们增加对小说的兴趣,使之达到它在一段时期以来岌岌可危、几乎未能达到的地步——成为一种严肃的、活跃的、带着探究性的兴趣,在这种兴趣的庇护下,我的这一令人愉快的研究,在满怀信心的时刻,或许会不揣冒昧,略微多谈一点小说对它自己的看法。

小说必须认真地对待它自己,然后才能期望公众认真地对待它。认为小说“邪恶”的那种陈旧的迷信观念,无疑已经在英国销声匿迹了;但是它的阴魂不散:任何一个故事,若不或多或少地承认它只是笑话一桩而已,这个阴魂就会在暗中对它作祟。即使是最为诙谐的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过去针对轻薄的文字而发的禁令的分量:诙谐的情趣并不总是能够让人当作正统的。虽然人们或许耻于出口,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一部毕竟只是“虚构”(不然的话,“故事”又能是什么呢?)的作品,理应有所歉疚——必须放弃自命的以意在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姿态。这一点,理所当然,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精明机警的故事都拒绝予以照办,因为它很快就明白,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所给予的宽容,只是一种以慷慨大度的外表伪装起来的、打算扼杀它的企图而已。过去福音教派对小说的敌视,尽管它心胸狭隘而又直言不讳,尽管它认为小说之不利于我们的不朽灵魂,其程度决不亚于一出舞台剧,但实际上它远不如这种貌似宽容的企图那么富于侮辱性。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生活^①。当它一

① 在最初在 1884 年 9 月的《朗文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亨利·詹姆斯原来在此处写的是“与生活媲美”(does compete with life)而非“试图表现生活”(does attempt to represent life),后当他把此文收入《一组不完整的画像》(Partial Portraits, 1888)时,他把这儿和文中别处的“与生活媲美”均改作“表现生活”。——利昂·艾苔儿注

旦放弃了这个意图——这也就是我们在画家的画布上看到的那个意图——它就会陷入一种奇怪的困境之中。人们并不指望图画为了得到谅解而贬抑自己；而画家的艺术和小说家的艺术，就我所能够看到的情况而论，两者之间，具有全面的相似之处。它们的灵感相同，它们的创作过程（除了各自的媒介不同以外）相同，它们的成功相同。它们可以互相学习，它们可以互相解释，互相支持。它们的事业相同，一方的荣誉也就是另一方的荣誉。伊斯兰教徒认为图画是邪恶的东西，但是任何一个基督教徒都早已没有这种观念了。而对于它的这个姊妹艺术的疑虑的种种痕迹（尽管它们可能已经被掩饰了起来），却至今仍然萦绕在基督教徒们的头脑里，因此这就更是一桩咄咄怪事了。使这种疑虑寿终正寝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强调我刚才提到过的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即坚持此一事实：正如图画之为现实，小说就是历史。这就是我们可以为小说所作的唯一的（对它公道的）概括性的描述。但是历史也允许表现生活；人们并不指望它因此而表示什么歉疚之意，正如他们并不指望图画因此而表示歉意一样。小说的素材，同历史的素材一样，也是储存在文献和纪录里的，并且，正如加利福尼亚州里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它不想泄露自己的机关的话，它就得满怀信心地讲话，就得用历史学家的口吻讲话。某些才能卓越的小说家却有着一个故意泄露自己机关的习惯，这种做法一定常常使得那些认真对待他们的小说的人们为之伤心落泪。近来我读完了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许多篇章，深感他在这方面颇欠慎重。在一段题外的话里，在一句插话或者一句旁白里，他向读者供认不讳，他和他的这位信任他的朋友只是在那儿“装模作样”一番而已。他承认，他所叙述的那些事情纯属于虚乌有，并且他大言不惭地说，他可以让他的故事按照读者所最喜欢的方式而产生改动变迁。我承认，这种

对于一个神圣职业的背叛,在我看来不啻是一种极大的罪行;这就是我所说的妄自贬抑的态度,况且,这种态度竟然会出现在特罗洛普的身上,使我感到大为震惊,正如这种态度如果出自于吉本^①或者麦考莱^②的身上也会使我感到同样地震惊。这意味着小说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专心致志地追求真实(我所指的真实当然只是小说家心目中的真实——不管这种真实到底是什么,它们是我们必须将就他的前提),而他这样做就一下子丧失了他的全部立足之地。表现并且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过去以及人们的行为,这是这两种作家的共同任务,我能看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唯一的差别,乃是小说家在搜集证据方面(它远非纯属文学性的劳动)有着更多的困难。这是他的光荣,他越成功也就越光荣。小说家既和哲学家又和画家有着这么些共同之处,在我看来,这便给予他一种伟大的品性;这种双重的相似是一种了不起的传统。

当皮赞特先生坚持认为小说是一种艺术,它理应得到迄今为止仅仅为音乐、诗歌、绘画、建筑方面的成功行业所保留着的一切荣誉和报酬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显然正是这一切。对于如此重要的一条真理,任你怎么坚持都不可能坚持得过了头,同时,皮赞特先生为小说家的著作争取的地位,可以用这个有点儿抽象的提法来代表:他说他要求小说家的著作不仅应当让人们觉得是具有艺术性的作品,而且必须让人们觉得它的确是艺术性极强的作品。他竟然提出这个说法来,真是妙极了。他这样做表明它有此必要,表明他的这个主张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桩新

① 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② 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等。

鲜事儿。这个想法固然令人为之惊愕,但是皮赞特先生的文章的其余部分证实了这句话所揭示的内容。实际上,我觉得再进一步予以证实也是可能的;我觉得这么说也错不到哪儿去:除了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一部小说还应当富于艺术性的那些人以外,还有不少人,如果要他们接受这个原则的话,他们就会忐忑不安,心里充满了不可名状的疑虑。他们会觉得难以解释他们对小说的厌恶之感,但是它会产生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有所防范。在我们这些信仰新教的社会里,有那么许多事物都被如此奇怪地扭曲了,某些圈子里的人士认为,对于那些把“艺术性”当作一件重要的东西来予以考虑的人们,对于那些让它在权衡事物中起作用的人们,它有着某种模糊的有害的影响。它被认为它以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和道德、娱乐、教育互相对立着。当艺术性体现在画家(雕塑家可是另一码子事情!)的作品里时,你知道它是什么:它就站在你的面前,正经八百,浅红嫩绿,外加一个泥金的框架;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最坏之处,因此你就可以有所防范。但是当艺术性被引进文学作品的时候,它就变得阴险狡猾得多了——有着你尚未察觉就已经为它所伤害的危险。文学应当有教育作用或者娱乐作用,然而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却有着这样的一种印象,认为这些对于艺术性的特别关注,这种对形式的刻意追求,对于这两个目的均并无裨益,甚至反而有所妨碍。小说失之于过于轻薄浮滑,因此不足以诲人;它们又失之于过于庄重严肃,因此无从供人消遣;此外,它们拘泥死板,似非而是,又复累赘拖沓。我想,许多把读小说当作一种跳读练习来对待的人心里的念头,如果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它大抵会如此这般地表白一番。他们当然会争辩说,一部小说应当是“好的”,但是他们却又会按照各自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词,一个批评家和另一个批评家的解释会大相径庭。一个会说,所谓“好”指的是表现在在

小说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具有美德和抱负的人物；另一个则会说，它取决于一个“圆满的结局”，取决于在最终分配奖品、养老金、丈夫、妻子、娃娃、百万资财、附加的条款和让人听了欢欣鼓舞的话。还有一个会说，它指的是充满了曲折和变迁，以至我们会想要跳到后面去看看那个神秘的陌生人究竟是谁，那份被人偷走的遗嘱究竟找到没有，不让任何叫人厌烦的分析或者“描写”妨碍我们享受这种乐趣。然而他们都会同意，都会认为那个小说应该“富于艺术性的”说法会使他们感到有点煞风景。一个会认为这个说法要对所有的那些描写负责，而另一个则会认为它表现于缺乏同情心。它显然会对大团圆式的结局不利，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会使任何一种结局都成为不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部小说的“结局”就像一顿美餐的结尾，它是一道甜食和冷饮，而小说方面的艺术家则被看作某种多管闲事的医生，他不让人享用令人惬意的回味。因此，诚然，皮赞特先生之认为小说是一种优秀的文学体裁此一概念，遭到了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十足的冷遇。使小说具有圆满的结局、富于同情心的人物，以及一种客观的口吻——就仿佛它是一件出自技工之手的产品似的——这对于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小说来说，究竟和它的本质关系很小，还是和它的本质关系密切，这倒无关紧要：这种联想，不管它多么不协调，对小说来说也许很容易会变得太过分，如果没有人时而发出雄辩的声音来使人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小说是一个在自由和严肃方面可以和文学领域中的任何一个别的门类媲美的文学分支。

当然，在对于容易受骗上当的我们这代人具有吸引力的、数量巨大的小说面前，这一点也许有时候会受到怀疑，因为人们也许很容易认为，如此迅速而又容易地生产出来的商品，不可能有着什么了不起的品质。我们必须承认，好小说受到坏小说的很

大的连累,必须承认整个小说界由于产品过剩而丧失信誉。然而,我认为这种损害只是表面上的,小说的过剩也不足以证明这个原则本身有什么问题。就像所有别的门类的文学作品那样,就像今天的别的一切东西那样,小说被庸俗化了,而且事实证明,它要比别的某些门类的文学作品更加容易变得庸俗。但是,一部好小说和一部坏小说之间的区别,在今天和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大的:坏小说连同所有的拙劣的绘画和让人糟蹋了的大理石一起被扫进某一个无人光顾的废物弃置所里去,或者人世间的后窗下面的一个广袤无边的垃圾堆放场上去,而好小说则与日月同辉,光芒四射,激励着我们的追求尽善臻美的愿望。既然我将不揣冒昧,向皮赞特先生提出仅仅一点意见来和他商榷(他的口气里充满了他对他的艺术的热爱),我还不如下干脆就马上把它提出来打发掉完事。他试图在事前就那么肯定地说,一部好小说将是一怎么样的一部作品,我认为他这样做是错误的。本文的目的正是要指出这样的一种错误所具有的危险性,指出关于这个题目的某些被人先验地加以运用的传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指出一种致力于如此直接地再现生活的艺术,为了它自己的健康,必须享有完全的自由。它靠锻炼而生存,而锻炼的意义正在于自由。我们在事前可以要求一部小说承担的唯一约束,而不致受到独断专行的责难的,就是它必须让人感到有趣。它不能推卸这个具有普遍性的责任,但是这也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责任。在我看来,它可以任意用来达到这个目的(使我们感到有趣)的手段不可胜数,如果用条条框框来加以挑选或者限制的话,对它们只会有害无益。它们像人的气质那样千变万化,而且它们越是成功地表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心灵,它们就越是成功。按照它的最广泛的定义,一部小说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这印象首先构成了其大小根据

印象的强烈程度而定的价值。但是,除非有着感觉和说话的自由,否则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强度,因而也不会有任何价值可言。探查出一条供人遵循的路线,制定出一种供人采用的语调,勾划出一个供人充实的结构——这都是对那种自由的限制,也是对我们恰恰最感到关心的东西的压制。在我看来,结构应该在事后予以评价:那时作者已经作出了他的抉择,并且已经表明了他的标准;那时我们就能够遵循路线和方向,可以比较语调和相似之处。总之,那时我们就能够享受最美妙的乐趣之一,我们就能够评价质量,我们就能够对创作实践进行检验。创作实践的得失仅属于作者本人;它是最具有他个人特征的东西,而我们就用这个来衡量他的成败。小说家的优越的地位,他的奢华的享受,如同他的痛苦和责任一样,在于作为一个创作的实践者,可以供他尝试的东西是没有限度的——他的各种可能的实验、努力、发现、成功,都是没有限度的。特别在这方面,他按部就班地工作,就像他的那位用画笔的兄弟一样——关于他,我们总可以说,他是以一种他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来画他的画的。他的方法是他的秘密,但是它不一定是一个他唯恐泄露的秘密。即使他愿意,他也无法把它当作一个普遍性的东西来予以披露;他会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样把它教给别人。我说这话时,并未忘记在上文曾经坚持地认为,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和写小说的艺术家在方法上有着共同性。画家是能够传授他的技艺的基本功的,而且通过研究好作品(假如他有才能的话),学习怎样画和学习怎样写,都是可能的。然而这样说仍然是确实的,并且无损于这种 *rapprochement*^①: 文学艺术家不得不在比绘画艺术家大得多的程度上对他的学生说:“唔, 好吧, 你得照你能做的那样去做!”这是

① 法语:相似之处。

一个在程度上有所差异的问题，一件微妙的事情。如果说世界上有精密的科学，那么世界上也就有着精密的艺术，而绘画的基本原理要比写小说的基本原理具体得多，以致它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然而我应当补充一点：皮赞特先生固然在他的文章开头说：“小说的法则可以让人制订出来，并且进行传授，使之具有和绘画中的和谐、透视、比例的法则相同的精密性和精确性”，他把他的话用于“一般的”法则，而且他在表达其中大多数的规则时用了不同意他的观点就会显得不通人情的方式，藉此，他缓和了否则就会听上去令人感到荒唐无稽的论调。什么小说家必须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作啦，什么他的“人物必须真实，并且就像你在现实生活里可能会遇到的一样”啦；什么“在一个僻静的农村里长大的年轻妇女应该避免描述兵营里的生活”啦，什么“如果一个作家的朋友和他本人的经历属于下层的中产阶级的话，他就应该小心避免把他的人物引进上流社会中去”啦；什么你应该在一本备忘录里记笔记啦；什么你的人物形象应该轮廓鲜明啦；什么用说话或者举止方面的某种特征使他们的形象清晰是一种坏方法，而“详细地刻划他们”则是一种更为糟糕的方法啦；什么英国小说应该有一个“自觉的道德方面的目的”啦；什么“对于细致的技巧——也就是风格——的价值，几乎任你作出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啦”；什么“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故事”啦，什么“故事就是一切”啦：对于这些原则里的大多数，人们当然是不可能不具有同感的。关于下层的中产阶级作家和他对自己的地位应有自知之明的那句话，也许让人听了会感到相当寒心；但是，至于其余的话，我觉得很难对其中的任何一条劝告表示什么异议。然而，同时我也觉得很难绝对地同意它们——也许关于在一本备忘录里记下笔记来的那条指示是一个例外。我觉得它们似乎并